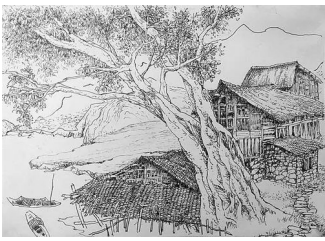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◎非常记忆



## 故乡的黄葛树

一座城市里茂密的树,汇集起一座城市强大的气场,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树,枝干上一圈一圈漾开的年轮,忍不住浮现起一座城的旧时模样。这些树,让一座城,有了光阴的流光满地,从那些枝叶闪烁的缝隙里,投射到一座城浸透岁月包浆的路上、老墙头……光影斑驳中的树,我有时恍惚觉得,是一座城微微聚起的眉峰。

我要说的树,是故乡城里的黄葛树,它一排一排布阵,哨兵一样站立在这个城市的滨江路上,浓荫密盖的黄葛树,在城市客厅之上,有时也略显庄重老成,俨然如植物世界里的老僧入定。

憨憨厚厚粗粗壮壮的黄葛树,在我故乡城市的DNA里,隐藏着它神秘相传的气血。从前在老城老巷子里,大多挺立生长着根繁叶茂的黄葛树,老巷子里的荫凉,来自这些树的覆盖。我在老巷子居住的友人刘哥,夏天在黄葛树下纳凉,他悠然坐于树下,一把蒲扇掩面,响起了他断断续续的鼾声,路人从没去惊醒他。风起时,刘哥醒了,树上叶子哗啦啦响,他把耳朵贴近树身,听树肚子里汩汩的声音。

有一年老巷子里因为安装地下管道,被移栽了一棵黄葛树,我看见老巷子的人,自发簇拥在老树还残留的根边,低头,像是在为黄葛树的离去而默哀。哀悼的,是老树陪伴他们的老时光。

我的老朋友老孙,大家都叫他孙胡子,他家住的老巷子里有一棵黄葛树,爬起来的遒劲根须附在一段斜坡老墙上,一眼望去如巨大浮雕。那年,孙胡子的老爹去世了,他就把灵堂搭建在老巷子里,把老爹的黑白遗像挂在树根盘绕的老墙上,老巷子里的街坊四邻,相继来到老爹遗像前悼念。遗像上的老爹,面容和善清矍,白色胡须飘飘。这样一个慈祥老人,一生就住在老巷子的老宅里。大风起了,雷声中老巷子里哪家的门窗忘了关,老爹就会一家一家上前,能帮忙关上的,就顺手掩上一扇门、一扇窗。

三峡工程开始蓄水那年,175米水位淹没线下的老城,移民大潮的涛声从群山间隐隐而来。孙胡子家的院子里,这棵老黄葛树,也要搬家了。孙胡子的

大儿子,作为移民搬迁到了新城,临走时带走了黄葛树下的几把泥土。当黄葛树被工人们移走时,露出了硕大根须,感觉像满嘴的牙齿在呼喊。我看见孙胡子抱住那粗大的树干,他用满嘴的胡子,亲吻着那棵树的树身……

一座崭新的城市,在大水边徐徐浮现亭亭玉立,在大水边婀娜多姿翩翩婷婷。后来,这棵树被编号移栽到了滨江大道上。有年春节,孙胡子在上海工作的二儿子回到故乡城市,一家人来到湖边,寻找水下曾经的家。

我陪同孙胡子全家,去寻找他在水下的老家,面对浩渺湖面,寻寻觅觅,孙胡子上演了一出当代版的刻舟求剑,他特地乘船,在湖水中央终于求证到了老家的遗址,孙胡子掬起一捧湖水,一饮而尽。我看见孙胡子喉结滚动,眼圈发红。在滨江大道,一排排黄葛树苍翠挺立,孙胡子一家人一路走啊一路看,终于找到了那棵被编了号有身份证的黄葛树!风雨如刀,岁月里遍地落霜,孙胡子的二儿子抱住那棵树,哽咽失声。那棵树,就是从前老巷子里的黄葛树。

孙胡子一遍一遍喃喃着往日老城里的街巷名字,这些老街老巷,都已在滔滔水下,它们寂静无声,却时时刻刻响动着涛声,漫到了梦里来。

靠什么复活那些城里老街老巷的记忆,让一座城的昨日时光魂兮归来?我故乡的城,把这些淹没水下的黄葛树,亲人一样移植到了滨江路上,一棵一颗编了号,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客厅之上,再次汇集成了一棵树浩浩荡荡的家族。这些树,是对老城人心上的温暖抚慰,望见树,也恍若望见了失散的亲人,找回了被屏蔽的时光。

这些树,如城市客厅边的巨大盆景,在时光孕育的湖边,摇曳成郁郁葱葱的独特风景。一座沧桑重生的城市,触满了绵延在岁月里的根须,也轻轻荡漾着城南旧事的水声。

文/李 晓

## ◎人生感悟

## 戏曲人生

每年八月份农田里不太忙的时候,走街串巷的戏班子就来了,他们开着两三辆手扶拖拉机,拉着行头、乐器、简易的戏台子和演员,浩浩荡荡地驻扎在农田旁,开始为期三天的演出。

戏台子搭在农田前的空地上,地方并不大,道具一摆就只剩五六个人辗转腾挪的空间。一个头戴荆钗、着绛红色八卦裙的女子正在台上唧唧呀呀地

唱,唱到精彩处,台下数百名观众一起叫好呐喊,声音盖过了乐器声。听唱腔是秦腔,舞台边挂一木板,上书《卓文君》几个字。

戏唱到了高潮处,正说到卓文君带着丫鬟与司马相如趁夜私奔这一段。

一路皓月当空、蛙鸣阵阵,卓文君徜徉在山水间,觉得生命陡然开阔,从前不被她所关注的景物一一堆叠在眼前,她并不急着出逃,而是慢慢走慢慢看,像第一次认识这个世界一样心怀热忱。女演员着一身劣质的红纱披风,脸上画着五颜六色的妆容,将她疲惫的面色隐藏在厚厚的脂粉下,身段看起来也并不年轻了,从背后看已显出隐隐的臃肿笨拙感。但她仍努力表演着,在空旷的舞台上一团流火一样四处小碎步腾挪,将私奔那夜的寂静深邃、高远厚重拉得很长很长。

令人惊艳的是她的唱腔,脱去了小旦的造作之态,颇有小生的潇洒风度,且眉目间有刚毅之态,我一时看得呆住了。卓文君载歌载舞,在慷慨激越的秦腔古调里注入怀春少女的羞涩委婉,在空荡荡的玉米地里一波三折。两人终于相见了,司马相如的住所家徒四壁,他局促不安,为自己的窘迫现状羞愧。卓文君落落大方,向着司马相如盈盈一拜,一句“长卿你见外了”的念白平静无波地从口中吐出,却似有千钧之力,连带着后面的一长段唱词,洪水惊雷般一股脑涌出来,颇为畅快。

私奔成功了,两个人在丫鬟红绡和小厮竹影的见证下拜天地,结为连理。至此,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女性觉醒完成了,观众们也从酣畅淋漓的戏腔中醒过来,心满意足地继续喝酒吃茶、打牌聊天,将戏文里的故事抛在脑后。

流水席一样的戏唱完了,演员们朝台下潦草地作个揖就退场了,他们要去后场收拾行李,继续前往下一个庄点。扮演卓文君的女演员匆匆下了台,从男人手里接过哭闹不休的孩子,掀开衣襟开始喂奶。女人很快把孩子哄睡,照原交给男人。男人转身的瞬间从衣兜里掉出一块手绢,女人一个箭步冲上去捡起来仔细查看,确认了不属于自己后狠狠丢在男人脸上撕心裂肺地大喊:“你永远都改不了!”嘈杂的说话嬉笑声消失了,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朝这边望。

男人恼羞成怒,把孩子朝衣服堆里一放,急赤白脸地揪住女人的头发往地上一拽,女人立时扑倒在灰尘里,华丽的衣服变成了土疙瘩。男人一边用脚踢一边恶狠狠地骂,女人也不甘示弱,用长长的指甲抓挠男人的胳膊。两个人撕打在

一起,把地上的灰尘踢得四处乱飞,愤怒使他们在对方脸上留下深深浅浅、青青紫紫的伤痕。

孩子被惊醒了,躺在衣服堆里哇哇大哭。女人胡乱抹了一把横流的泪水和鼻血,抱起孩子轻轻哄睡。夕阳西下,拖拉机上的行李已装得七七八八,演员逐渐开始登车。唯有她还在一地狼藉的玉米叶子上站着,已不再苗条的身影在地上投射出一道浅浅的影子。她望向远方,神情里透出悲凉,满身的沧桑与刚才的表现判若两人。我一时分不清究竟哪个才是她,也或许,都是她。

文/李 娜

## ◎生活拼盘



## 打大A

人上了年岁,也得找点事干,坐下来也不是个事儿。那天是我主动发起挑战的。主要是老伴儿回娘家了,撂我一个,懒得做饭。先前,小任邀我好几次,不是有事走不开,就是头晚喝多了,头晕目眩,不能再“连阴酒”了。为这,还惹得小任不高兴,将怨气推到我老伴儿身上,骂我是妻管严……打开手机,找到“打大A”群,发出挑战书:朕今日有闲,尔等哪个敢应战,请速速报名。钦此!立马便有了回应,约好了到老地方。老地方是小任其弟做生意占用的一间办公室。其弟后来生意做大了,这办公室也就废弃不用了,恰给我们派上了用场。小任,大名秉智,小名栓字叠用。师范毕业,分一中学任教,代化学——高考时,化学拿了98分,代化学属人尽其才!什么事都有个“自然规律”,你比如这称呼,原来在年轻时相互间叫吧,自然而然地在姓氏前加个“小”,可到这把年纪后,就又自然而然地变“小”为“老”了。小任小我3岁,我有时还称他小任,有时称任老师。

发过微信,我随即出门乘公交前往老地方——挑战者该先到场。随后,任,高,姜,鲁,也陆续到场——约好了10点准时开战,12点用餐,餐后继续战斗,晚上继续吃喝!

所玩的是一种叫打大A的扑克牌游戏。当地很盛行,老少妇孺,缝上了开裆裤即会。在公交车上,地铁里,也时不时地会听到“要不”或“轰隆”爆响的

炸响声。就连省电视台的娱乐节目还专门开设过一个“哥哥打大A”栏目哩!我期期都看。那里面确实有不少高手,但也有一些和我水平不相上下的臭篓子。

人到齐,便入座。抽出五张牌摸大小排座次,像打麻将掷骰子调风一样,以示公平公正。小任挨了我,上家是高。牌场上,数高牌打得好,故起绰号“老银匠”。我和小任牌技最差,十场九输。故小任绰号“老铜匠”。而我呢,给起个孔老二,恰如其分:孔夫子搬家——净书!座次排好后便抓牌。小任已在一张纸上按座次顺序记好了李、任、姜、鲁、高,五个姓氏,以备计分。没抓几把,我瞟一眼小任,正好瞅见他抓起一张红桃A,他把那张红桃A叠在了另一张牌后。我说:别掖藏了,朕早就瞧见了!小任立即斥我:瞅甚了瞅?规矩点!料,在抓牌快结束时,小任一下将俩红桃A一起摔在桌上亮了出来。双A哟,一般情况下,没一定的把握是不敢同时亮的啊!结果,这头把牌,任老师就打成了。并不是牌技高,属手气好,抓了一把“娃娃牌”——何谓娃娃牌?即,就连不会玩的娃娃也能打赢的牌——可不是嘛,四条王,五个4,一个炸弹,一条链儿,没闲牌,那还打不赢嘛!任老师咧着大嘴在他的“任”字下记下64,给我们四个均记下-16分。任老师说,他有这64分垫底儿,今儿估计白吃一回没问题了!玩到12点结束时,任老师真的成了大赢家。我也秃子跟了月亮走,沾了点明光气儿,跟任老师合伙打成好几把,成了二赢家。任老师和我能有这水平,这是打牌史上头一回!任老师随即将计分单拍照发往打大A群,便有“太阳从西山出来啦”的评论。任老师又嚷,为祝贺我和他的胜利,今天提高饮食标准:200块只作饭菜花,酒钱由他掏。进饭馆前,任老师真的到烟酒店提溜出两瓶蒙古王,一瓶98块……

吃喝完准备接着继续战斗时,接了老伴儿的电话。她从娘家回来了,忘带钥匙进不了家。任老师埋怨道:让你关机,你就是不听……要么让她来取,要么唤开锁公司的!我说,你们再唤一个过来玩吧……

晚上,在打大A群里,又看到高发来的计分单:任老师又是积分最少者……高白吃。我和任老师单聊:战况如何?任老师回:明知故问,没看高发的计分单嘛!我又发: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没有别强求!还有十几个泪流满面的标识。任老师回:夜夜做贼难致富,天天请客不受穷!也有十几个标识,是哈哈大笑的……

文/李元岁